

FU

LI

JI

伏櫪集

沈 津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名山事业老蟬魚
万卷琳琅重石渠



责任编辑 = 虞劲松

助理编辑 = 梁鑫磊

装帧设计 = 徐俊霞

俸萍利 [广大迅风艺术]

责任技编 = 伍先林

上架建议：学人随笔、古籍版本

ISBN 978-7-5598-2140-9



9 787559 821409 >

定价：88.00元

FU
LI
JI

伏櫪集

沈
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伏枥集 / 沈津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5598-2140-9

I. ①伏… II. ①沈… III. ①版本目录学—文集
IV. ①G25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7980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金山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00 千字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



沈津，男，安徽合肥人，1945年出生于天津。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曾追随顾廷龙馆长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86年2月至1987年10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88年获研究馆员职称，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4月再次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后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任善本室主任。2011年2月从哈佛荣休后，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

著有《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版）、《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书韵悠悠一脉香》《老蠹鱼读书随笔》《书丛老蠹鱼》《书林物语》《书海扬舲录》等。编有《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柳亚子磨剑室书跋》《顾廷龙书题留影》（和顾诵芬、高桥智合编）、《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和潘美月合编）、《日本汉籍图录》（和卞东波合编）等。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荣获2013年中国出版政府奖）。

序

又要为自己的小书写序了，这也是必须要做的事。记得上一次为《书海扬舲录》写序，是在波士顿澳特镇女儿的家，而现在女儿则搬至北卡纳罗那州的维克森林镇了。同样是季冬，然而地域的不同，飞机飞行时间仅一个小时三十分钟，维克森林镇却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人们的穿着居然是T恤及衬衣，不似波士顿仍然滑雪衫罩身般的臃肿。

津自“哈佛燕京”退休之后，即接受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之聘，作为特聘专家在中大馆与特藏部的同事一起工作学习。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大多是在其时所写，而又多刊发于《南方都市报》《藏书家》《藏书报》以及一些纪念文集上。

张菊老是超群绝伦、名扬天下的巨人大匠，在纪念老人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我应约写了这篇小文。之前，我已有写一篇

《顾廷龙与涵芬楼烬余书录》的计划，而且收集了不少材料，然而在一次和上图的黄显功兄闲聊时，说起此写作之事，他说张老先生的《烬余书录》稿本尚存上海图书馆，而且已列入和出版社合作的影印计划。我听后的所以惊讶，是因为“井蛙”如我，竟然不知涉及此文之最为重要的原稿居然近在咫尺。先师顾廷龙先生是在张老先生的诱掖提携下，为《书录》做了缜密精到的统筹兼顾工作，这不仅使《书录》成为后人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必读参考之作，也是先师后来向笔者多次谈到的快事一件。

顾廷龙先生是我的恩师，从1960年3月始，我即追随杖履，直至我离开上海。我清楚地知道，笃顽似我之成长，离不开先师的教导，他的峭直刚正，不求闻达，克尽厥职，劳不矜功都深深影响于我。津去国后，先师也定居北京诵芬先生处，安享晚年生活。我总认为先师的一生是极为平凡的，他能逐步成为练达老到、功垂竹帛的重要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自有他刻苦的细针密缕、呕心沥血的工作实践，然而把他放在一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大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在四十年代经济蹉跎、物质艰困的战争环境下，先师费了许多心力和张元济、叶景葵诸先生一起为民族、为国家保存了许多先民的传统文化著作。当年的不少私立图书馆都先后销声匿影，唯独“合众”，包括了许多第一手的档案、会议记录等，这也在中国图书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浓浓的一笔丽彩。先师在世时，时时提到“合众”，盖其感情之深，就似从小带大的孩子般。“合众”是一本书，是非常值得研究图书馆史的学者进行探索的一个课题。

我在进入版本目录学这个领域后，就受到顾廷龙、潘景郑、

瞿凤起三位先生的教诲，那个时候，三公正值半百茂齿之年，也是他们的功业处于巅峰时期，这种缘分是五十年来在中国图书馆学界中一些版本目录学家从来没有过的，不要说是三位，即使是其中的一位，也是百载难逢的，所以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唯有奉命唯谨、临深履薄、刻苦学习而已。如今三位导师墓有宿草，然而他们的芝宇仪观却时有呈现。我过去曾写过顾、潘二师，但瞿公过去仅见谢正光兄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一篇，国内知道的人不多，瞿公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在晚年将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瞿氏铁琴铜剑楼的藏书悉数捐献国家，这在当世功利第一的社会中绝对是一股清流，是值得大书而表彰的。

赵万里先生是当代版本目录学之前辈，我是非常敬重他的。他在“文革”浩劫中受到某些人的迫害，乃至含冤而死，实是令人难过。他编的《中国版刻图录》，是研流略者所必读的重要工具书，而他对北图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在解放前夕，和有关人士一起奋力保护了重要馆藏而没有流落台湾。林章松先生是极为低调的一位印谱收藏家，他对各种印谱的熟悉程度，真是了如指掌，烂于心胸，这不仅在于他的收藏数量大、品种全，稀见本触目皆是，更在于他笔勤多思，研究的成果首屈一指，在他这个领域中，他无疑就是魁首。

这本集子里的几篇序多是在广州时所写，且皆为朋友所托。前一阵子，又有几位朋友的大著即将付梓，承蒙他们的信任，嘱我作序，所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连写了四篇。由此，将这些年来所写的序、前言、后记、绪论、代序等，作了一个统计，居然也有三十来篇，包括自己的书、朋友的著作、公家的影印本、丛刊等。

国内的重要的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都有不少中文古籍善本的收藏，这是图书馆经过几代人的不懈搜集而达成的，多年来，图书馆在揭示馆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十年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推行古籍保护计划以来，各馆都更加予以重视，这中间包括培养古籍的修复力量、古籍版本的编目鉴定人员以及馆藏善本书志的写作等。我以为善本书志的写作不仅有助于使图书馆所藏鲜为人知、少见世面的珍本，广为众晓，而且也是训练有关专业人员多方面地接触图书，加强实践，强调潜移默化，心领神会，所谓“观千剑然后识器，操千曲然后晓声”。在掌握书志写作方法的同时，又可以熟练地使用工具书、参考书。所以写成的善本书志也给无缘见到善本书的人一种信息，乃至传道、授业、解惑。津这二十年来写就四千余篇善本书志，凡四百万字，用的即是“哈佛模式”。而这种模式是从我和我的同事们大量的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非在想象中脱颖而出。

五十多年来，津分别在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过，管理的都是这三馆的珍贵藏书，和古籍善本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说实话，我也确实曾将这三馆的善本书全数翻过一遍，经眼的古籍达四万余部，善本书与普通古籍各半。很多年前，先师顾廷龙先生即告诉我：版本鉴定只是雕虫小技，你在图书馆古籍部门工作，必须要跳出这个框框，要选定一个题目做研究，而且大量的普通线装书中有许多乾嘉以后的学者著作，你绝对要重视。所以，我在“哈佛燕京”时，曾利用星期六、星期日休息的时间，费了数月，终于将库里

的所有普通古籍全数翻了一遍。当然，辛勤的劳动，也换来了许多第一手的新知。书中的《古书的衬页》《金壶精萃》等即是其中的几篇。

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西方的汉学重镇，这话一点也不过分，中文的古籍善本四千部，普通古籍一万八千部，足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抗衡，即在中国的大学图书馆中也仅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至于日本、韩国的古籍收藏，更是国内各大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莫能望其项背的。我在“燕京”时，曾将善本书库中的日本刻本二千四百部（不含明治、大正、昭和）全数翻阅一遍，发现涉及中国作者的著作在日本被翻刻的本子约在六百部之谱。这个数字不包括日本子部释家类的著作（一千二百部左右），究其原因，是我没有时间去区别查核中国僧人和日本的佛徒。而这些翻刻中国作者的本子有极少数为国内所未收藏，有的甚至湮灭不存。所以，我很想把我所见到的难得之本写出来，供研究者利用。先写的三十篇书志，就算是开个头，待觅得时间再写，或交有志者去续之吧。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中国的许多少年即知的成语。语出东汉曹操《龟虽寿》。春去秋来，烈日寒霜，时间在重复中缓缓流淌，我也从青丝到白发，年少到迟暮，这也是每位过来人必经之路。津这一生都在图书馆中度过，又始终在一线工作，每天面对各种线装古籍，尝试着与古人对话。说实话，春秋正富时确有志耕耘，且在工作中也奋发不已，然年岁一过花甲，记忆力明显衰退，精力体质大不如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早已不见。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科

学家们在经过大量的研究后，发现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五年，但如今的社会，杖乡之年者多了去了。所以，虽是夕阳桑榆，暮岁余年，且对生命的自然规律已有清醒认识，但对于我来说，时时念到的是还需扬蹄奋进，尽早结束手头上两本书的写作，也好给自己的工作画上一个句号。

沈 津

2019年3月4日于

美国波士顿之慕维居

目 录

- 1 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
- 47 顾廷龙与合众图书馆
- 102 顾廷龙先生在“文革”中保护文物图书二三事
- 121 顾廷龙与中国书法家代表团第一次访日
- 141 记铁琴铜剑楼后人瞿凤起先生
- 161 书卷多情似故人——纪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
- 177 方寸之间天地宽——记印谱收藏家林章松先生
- 194 关于《善本组周记》
- 202 一封三十三年前的信
- 209 《前尘梦影录》序
- 219 《自将摩挲认前朝——宋绍定井栏题字释注》序
- 228 丁瑜《延年集》序
- 236 《日本汉籍图录》序

- 243 《书海扬舲录》序
- 248 《天禄琳琅知见书录》序
- 257 在纪念黄海章先生暨《黄海章珍藏书画图录》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 262 在第二届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
- 270 在第三届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
- 278 我对写作古籍书志的一些思考
- 305 一个美丽的“错误”——古籍版本鉴定札记
- 312 大清康熙三十六年时宪历
- 318 古香斋鉴赏袖珍佛典两种
- 326 乾隆时绘本《苗蛮图》及其他
- 334 莫友芝的《邵亭印存》
- 342 借版刷印的《拱宸桥竹枝词》
- 346 明代太监刻的三部书
- 355 以名人为写工的《金壶精萃》
- 362 日本宝永刻本《肉蒲团》
- 369 古书之衬页
- 377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所刊中国典籍三十种叙录
- 378 一、日本延宝刻本《新锓书经讲义会编》
- 380 二、日本庆长九年刻本《大广益会玉篇》

- 382 三、日本宽文刻本《刻孔圣全书》
- 385 四、日本宝永五年德山元次刻本《盐铁论》
- 388 五、日本延享刻本《大明令》
- 390 六、日本江都书林青藜阁刻本《棠阴比事》
- 393 七、日本庆安刻本《新刊种杏仙方》
- 396 八、日本正保刻本《新刊万病回春》
- 398 九、日本享保刻本《痧胀玉衡书》
- 400 十、日本文政刻本《救偏琐言》
- 403 十一、日本延宝刻本《妇人全书》
- 405 十二、日本宽文刻本《武经开宗》
- 408 十三、日本庆安刻本《重刊书叙指南》
- 411 十四、日本刻本《新刻草字千家诗》
- 414 十五、日本文政刻本《汉溪书法通解》
- 417 十六、日本元禄刻本《图绘宗彝》
- 419 十七、日本文政刻本《芥子园画传》
- 424 十八、日本弘化刻本《芥舟学画编》
- 426 十九、日本万治元年刻本《群书拾唾》
- 429 二十、日本明和刻本《皇明世说新语》
- 431 二十一、日本享保刻本《三录故事》
- 433 二十二、日本宽永刻本《春窗联偶巧对便蒙类编》
- 437 二十三、日本宽永刻本《新镌时用通式翰墨全书》
- 440 二十四、日本刻本《新镌郑翰林类校注释金壁故事》

- 442 二十五、日本正保刻本《京本音释批注书言故事大全》
- 445 二十六、日本宽文刻本《鼎镌漱石山房汇编注释士民便观云笺束》
- 447 二十七、日本贞享刻本《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
- 452 二十八、日本江宗白刻本《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
- 454 二十九、日本嘉永刻本《醉古堂剑扫》
- 457 三十、日本活字印本《新刻痴婆子传》
- 461 附录：名山事业老蟬鱼，万卷琳琅重石渠——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谈古籍版本学

张元济与《涵芬楼烬余书录》

在中国的书志学、版本学的各种图书中，张元济的《涵芬楼烬余书录》及《宝礼堂宋本书录》是两部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著作。本文的写作，就《涵芬楼烬余书录》（以下简称《书录》）的来龙去脉作一概述，并以此来纪念张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涵芬楼藏书之初期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数十年后，它已成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并具多方面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它对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贡献，是口碑载道，不容置疑的。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末为总理各国



张元济像

事务衙门章京，创办通艺学堂，参加维新运动。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1902年入商务印书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主持馆务达五十余年。1949年后，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长。著有《校史随笔》《张元济诗文》《张元济书札》等。

1903年，张先生应邀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次

年即筹建编译所图书资料室。张先生《烬余书录序》云：“乃于编译所前，宝山路左，置地十余亩，构筑层楼，而东方图书馆以成，聚所常用之书实之馆中，以供众览。区所收宋元明旧刊暨钞校本前人著述未刊之稿为善本，别辟数楹以贮之，颜曰‘涵芬楼’。”有记载云：1909年张委托孙毓修为资料室命名，孙原拟名为“涉园”，但张以为不妥，此可见11月15日，张先生致孙毓修书，云：“奉示敬悉。藏书室别定一名，并备异日印行古书之揭策，用意甚善。惟以公众之物，而参以私家之号，究属不妥，还祈别选一名为宜。”后孙拟名为“涵芬”，这在孙毓修《起居记》（1909年12月29日）中即有“在涵芬楼所得之书为……”的记载，可见那时编译所图书室已用“涵芬楼”之名了。“涵